



天一阁秦氏支祠戏台

## 乡间夜戏

□仇赤斌

乡间呈暮色，晒场鼓声喧。台上轻吟始，棚中客已满。狸猫换太子，旧戏有新颜。莫怨无知己，百年越剧传。

五一小长假期间，回乡下老家。晚饭后，一家人在院子里闲聊。7岁的女儿拿了把竹扫帚，满场奔走，说是在跳扫帚舞。院子里的空地上，父亲刚种下几株黄瓜苗，旁边的朱顶红开花了，红艳、浓郁，像是一个个大喇叭，可惜没香味。那棵大樟树也开花了，不仔细看，很难发现它的花，但清香阵阵袭来，这就够了。很多燕子在半空中飞舞，它们趁着夜幕还没完全降临，正在进行一天中最后的捕食。

这时候，不远处传来锣鼓的声音，母亲说晒场那里在做戏文（唱戏），已经持续好几天了，今晚是最后一场。很久没看戏了，女儿也有点跃跃欲试，于是一起去了。村里在晒场靠近老年协会的地方，搭了一个舞台，也方便演员们化妆。在舞台前面也搭了一个棚子，摆放着密密麻麻的长板凳和竹椅子，可免日晒雨淋。

先是板鼓、拍板、堂鼓、大锣、小锣、小钹等打击乐器一阵敲打，我还看到弦乐中有越胡、琵琶，其他的乐手隐在幕布后，看不到。先有两个演员，一男一女，分别清唱了一段。随后大幕拉开，戏正式上演了。戏名为《新李国太

回朝》，但和儿时看过的《狸猫换太子》一模一样，只是换了个名字而已。变化的还有两侧多了电子显示屏，可以播放字幕，以前是要用远处的灯光打在白壁上才能显示的。

舞台上方的显示屏在播放这几天演戏的费用来源，仔细看，有点如今众筹的味道。邻村的米厂老板出的最多：1万元，村委会、老年协会和一个厂老板次之，剩下的是爱好越剧的村民出的钱，100、200、500元不等。一共筹集了2万多元，演了5场夜戏、3场下午戏，如此算来，每场戏的费用也不算高，毕竟一个越剧团至少有三二十人吧？听说区里为了活跃农村的文化生活，对“天天演”有补贴。这个金兴越剧团就属于“天天演”剧组之一，是章水镇的一个业余剧团。

业余剧团的水平有这么高？看演员们的唱腔、扮相、台风等，都很有专业风范。也许，演的多了，水平自然就提高了。台上演得精彩，台下看得也很认真。我站在舞台的一角，看着沉浸在戏中的观众的脸，多是村里的老年人，其中包括我的父母，他们在台下早就放好了椅凳，都有自己的位置。而小孩们只是看个热闹，比如女儿，和邻居家的两个双胞胎姐姐，跑进跑出，也忙得不亦乐乎。离远

了看还不过瘾，还在舞台边伸出脑袋来张望。女儿身高不够，两个小姐姐还抱着她的腿，把她举起来。舞台外沿有很多卖吃的，外甥给女儿买了一包糖炒栗子，有点烫手，女儿让我剥好了，再和姐姐们一起分食——这多像我们小时候看戏，不在乎剧情，而在意热闹和零食。

我们小时候，是在室内看戏的。1980年左右，村里建起了一个大会堂，这是附近的几个村子里所仅有的。建造时的记忆还在，四周的墙壁下掉了许多钉子，我们都争着去捡。建好后，我的人生中看的第一台戏、第一场电影，还有第一次看电视，都是在大会堂里实现的。每当有戏或电影上演，附近几个村的人都会蜂拥而至，如此热闹了很多年。后来就冷落了，大会堂部分做了村委会，部分出租给村民办厂，由于年久失修，终于不能再用，前年被拆掉了。

室内演戏没地方了，但越剧的市场和基础还在，村里喜欢越剧的人还是很多。在小河边的凉亭旁，几个戏迷自发组成一个小团，一人拉越胡，几个人清唱，经常搞活动。我对越剧谈不上喜欢，没有对流行音乐这么着迷，但身边有很多戏迷。记得有一个初中同学长得黑，却非常喜欢越剧，唱得也好。父母属于喜欢听戏的，而我姐夫则是唱戏的业余高手，经常参加镇里的晚会，还得过奖，也参加过市电视台的比赛。

越剧下乡，真的挺好。

岁月沧桑，如今王汝柏故居已无迹可寻，当地也已无福山之名。明嘉靖《宁波府志》和清光绪《奉化县志》都说“福山，县东一百里”，又载与瑞云山相近。按旧时路途计算，上石盆村距奉化县城恰恰为百里。而流长吞之南即为杨村瑞云山，南宋慈湖先生杨简就诞生在这里。因此福山在上石盆附近无疑。据文史爱好者结合上石盆《王氏宗谱》考证，上石盆村北的金钟山即是失传的福山。因为此山山形如覆钟，后人就形象地称之为金钟山，福山之名反倒淡忘了。

“奉水东，福山下。两袖清风书一车，清廉广被万人夸。”这反映了百姓对于执政者清正爱民的美好期望。

宗年间进士，明州刺史，为官清正廉明，且自奉节俭，用餐只许备有一道菜肴，兼味即撤，百姓称其为“撤羹太守”，并有一歌流传至今：“明州守，王汝柏。直如松，劲如槩。天子遣来惠我邦，爱民护国遵王法。奉朝纲，养国脉。御民宽，自奉约。明若青天廉若水，堂堂州守二千石。”

王刺史与民共筑堤岸共捕蝗虫，政绩斐然。因见此地竹木葱茏，风光佳绝，遂萌来此隐居之念。据光绪《忠义乡志》记载，到了致仕年龄，他向朝廷提出引退，上官要他再留一任，王汝柏以年老辞之，朝廷“赐宅福山”，以遂其志。今天庄吞有一千年桂树，据传乃王汝柏手栽。

奉化东南裘村镇石盆村，因古石盆公隐地而得名。有盆溪自北而南穿村而过，经啸天龙山脚注入峻壁溪，又经鄞阳江入海。

盆溪源头有二，均出石盆村西北，庄吞水出天凤山，流水流出长吞，在今上石盆村口汇合称盆溪，小村有“三溪口”美称。溪流汨汨，终年不竭。唐时这一带却多水患，海潮沿象山港直至石盆村前，时任明州刺史王汝柏，闻讯寝食不安，和百姓一起筑塘造堰修渡口，以致物尽其用。鄞奉东南沿海百姓，可从石盆渡上船，直到对面的象山各埠，也可直航镇海、宁波。

王汝柏，字松友，唐朝宣

## 王汝柏与福山

□陈大甫 吴圣超

## 拾田螺

□施国康

每当我看到菜市场上的田螺时，就会想起小时候拾田螺的趣事。拾田螺对于像我这样老实又本分的孩子来说，是最合适的，也是我乐此不疲的事。入学之前，我对拾田螺这样的活，已是得心应手。

拾田螺，一般在插下早稻秧后的大晴天，起个大早，拿着自己动手做成的拾田螺器（即在长竹竿一头用铁丝绑上一个河蚌壳，又在河蚌壳的底部钻上几个洞），随身再带上小克篓，匆匆而去。那时村里的同龄人都像我这般勤快，再说拾田螺是个“笨活”，人人皆会，所以“竞争”也十分激烈。

我赶到田头时，天已大明，一边顺着田埂慢慢地行走，一边仔细观察稻田里的田螺。这时，在稻田远远近近的地方，可见一只只田螺在“早锻炼”：有的伸脖子，有的扭腰，有的“竖蜻蜓”……我悄悄地来到它们身边，拿出拾田螺器，把正在“晨练”的田螺，一个个请到我身上的克篓里。一个早上，运气好的话，拾得的田螺竟能将小克篓装得满满的。

上学以后，早晨没时间了，我就改在放学后去拾田螺。俗话说“太阳落山，田螺摆摊”，为了赶时间，放学后顾不上做作业，放下书包就出发了。这时，在稻田里又能见到田螺熟悉的身影。于是我熟练地使用拾田螺器，将一个个“摆摊”的田螺，拾到我的克篓中。往往要不了很久，就能拾上两三斤，到了太阳下山的时候，就高高兴兴地回家，把田螺倒在水缸里，放上河水，让它们干干净净地洗个澡。养过两三天后，这些田螺就可以吃了。

吃田螺要割尾巴，放学后母亲常常叫我割田螺尾巴，我就拿一把旧剪刀，坐在家门口石坎上，把田螺的尾巴一个个割去，然后拿到河埠头去清洗干净。田螺习常吃法，是用咸菜卤烤，母亲将清洗干净的田螺倒进铁锅里，再放上咸菜卤，闷上锅盖。吃晚饭了，母亲从锅里起出一碗香气扑鼻的烤田螺，让我搬到饭桌上时，成了全家人的佳肴。只见一双双筷子把热气腾腾的田螺夹住，然后快速地放到嘴边，用力一吸，那田螺肉就落到嘴里，然后在嘴里来回几个咀嚼，吞到胃里感到一团暖暖的，也让胃美美地享受一番，原来唱空城计的肚子，此时也不叫唤了。

一次在津津有味地品尝田螺时，母亲向我们讲起了田螺姑娘的故事。从前，有个单身老实的后生，在田里捡到一只大田螺，舍不得吃就把它养在大水缸里。第二天，那个后生劳动回家，见灶上有香喷喷的米饭，灶头有红烧鱼，茶壶里有热开水……很是惊奇。第三天回来时又是这样。那个后生决定要把这件事情弄个明白。于是，一天鸡叫头遍，他就扛着锄头下田去，天发亮就匆匆赶回家，躲在篱笆墙的后面察看。不一会儿，后生终于看到一个年轻美貌的姑娘从家门口的水缸里缓缓而出，轻轻地走进他家门，到灶前做煮饭……后生这时沉不住气了，迅速走进家门，向田螺姑娘求爱。田螺姑娘不知道如何是好，转身想回到水缸中，却又被挡住了去路。在后生的一再恳求下，田螺姑娘才同意与那个后生成亲。

听了母亲讲的田螺姑娘故事后，我就被这个美丽的爱情故事所吸引，从此就想入非非，在拾田螺时，注意寻找特别大的，可惜总是一无所获。有时拾得一只稍大一点的，就偷偷地把它养在大水缸里，但是总不见田螺姑娘的身影。

不过，村人每当拾得特别大的田螺，也把它放养在天水缸中，说是在天水缸里养过的田螺水，可以治疗中耳炎。我想，这也许是田螺姑娘的缘故吧。